

艺术学的认知转向：评《认知艺术学导论：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

宋 杰

书名：认知艺术学导论：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

作者：支宇，等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 年

ISBN：9787503969003

DOI：10.13760/b.cnki.sam.202501020

一、引言

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认知科学迅猛发展，受认知科学的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这样一种话语现象，由此催生出诸如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现象学等的众多新兴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艺术理论的建构与艺术批评实践也积极借鉴和汲取认知科学，认知科学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对艺术学的“认知升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学术语境下，四川大学支宇教授带领多位学者共同编著《认知艺术学导论：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以下简称《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不仅基于认知科学的视角详细梳理了艺术学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谱系，还辅以相应的个案来呈现艺术学认知批评实践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流程。

作为国内外第一部率先提出“认知艺术学”这一术语的著作，《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除导论和附录外，正文部分共五章。在导论《走向认知艺术学：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认知转向》中，作者就首倡性地提出：“从当代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看，以具身观看与身体经验为导向来部署与重建自由知觉是视觉文化回应时代课题最为重要的理论路进。”（支宇等，2023，p. 3）可

见,“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概念对当代艺术学理论与批评的“认知转向”具有重要的影响,成为建构“认知艺术学”学科概念范畴和开创“认知艺术学”批评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第一至第五章依次从“广义认知诗学”“认知图像学”“认知艺术心理学”“认知神经美学”和“认知神经艺术史”这五个维度,系统梳理了认知艺术学的理论内涵和关键概念,并相应地考察了这五大维度中的艺术批评实践。附录《认知艺术学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具身性转向”》实则是对支宇教授推出的《具身的进路: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觉认知和观看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与《视觉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的具身观看与自由知觉》(四川美术出版社,2021)这两本专著核心观点的综述,强调支宇教授提出的“具身观看”和“自由知觉”的观点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在“身体维度”和“身体话语”的实践上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立论基础。正如《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的副标题“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所示,该书至少在理论话语的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开展这两个方面可圈可点,为认知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范式的确立做出了较大贡献。具体而言,该书不仅在中国艺术学和美学的知识体系上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认知艺术学”这个学科领域和话语范式,而且在艺术批评的个案分析上彰显了认知艺术学的思想锋芒、操作流程与具体方法。

二、“认知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与话语范式

要想确立一门学科或是一个学科领域的话语范式,当务之急就是建构属于这门学科或是这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概念。在《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中,作者认为“认知艺术学”可以被视为艺术学这一学科下的具体学科领域。但是,“认知艺术学”到底为何?这似乎是困扰众多艺术学理论研究和艺术学批评实践学者,甚至是从事艺术学认知研究学者的关键问题,让人一时间难以理清头绪。从这个角度看,该书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并进一步全新地建构起认知艺术学的众多重要核心理论关键词,指出“广义认知诗学”“认知图像学”“认知艺术心理学”“认知神经美学”和“认知神经艺术史”是认知艺术学需要重点讨论的五大理论问题或学科理论范式,这也是作者搭建全书框架的思路和脉络。

自鲁汶·楚尔(Reuven Tsur)提出“认知诗学”这一理论术语以来,文学艺术领域的学者基于认知科学的视角,尤其借鉴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开创性地运用心智哲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进化

生物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进行文学艺术批评,引领了“广义认知诗学”(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的批评范式。作者认为广义认知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认知文学研究”或“文学的认知研究”。熊沐清(2019, p. 296)指出:“30多年来,认知转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理论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其成果初步形成了以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和认知文学研究(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两大类型为代表的众多范式和研究路径。”在将理论进路、术语偏好、研究方法、学科范式和学者群体纳入考察范畴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楚尔、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乔安娜·盖文斯(Joanna Gavins)等学者开创的“欧洲认知诗学”研究范式,丽萨·詹塞恩(Lisa Zunshine)、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艾米·库克(Amy Cook)等学者开创的“北美认知文学研究”路径,是当前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两大广义认知诗学理论进路和学科范式。二者的共通点在于,它们“都将文学研究的重心放置在文学主体的感知、理解、情感、体验等心智过程之上,着重于研究与辨析审美认知、日常认知与科学认知活动在性质、效应和内容上的不同与区别”(支宇等,2023, p. 25)。

在欧洲认知诗学方面,作者以“认知诗学之父”楚尔的认知诗学思想为例,梳理了楚尔于《走向认知诗学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1992)一书中提出的“心智定式转换”(shift of mental set)这一核心命题,指出这一命题是对认知心理学中“心智定式”这一基本原理在文学阅读过程中的系统运用。作者认为欧洲认知诗学的产生与发展深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并且“从认知主体心智活动的角度来系统地分析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和文学功能等问题,这正是欧洲广义诗学与20世纪西方其他形式主义文论诗学最为不同的根本性特征”(支宇等,2023, p. 34)。在北美认知文学研究方面,作者聚焦认知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和马克·特纳(Mark Turner)的“具身认知”观,概述了概念隐喻对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的借鉴意义。除以心智转换为学科理论基础的认知心理学和以具身认知为学科理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外,作者指出广义认知诗学实际上还在不断纳入众多援引认知科学来研究文学艺术的新学科,以充实自己的内涵,包括认知酷儿理论、认知女性主义、认知空间批评、认知生态批评、认知后殖民主义等。正如詹塞恩所言:“现在的文学认知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意料不到的交叉点,将过去被视为与认知研究无关甚至与认知研究截然相反的领域都拉进了它们的轨

道。”(Zunshine, 2015, p. 3) 正因如此, 广义认知诗学已逐步向着“认知文化研究”的路径拓展, 并将在未来通过汲取认知科学的营养, 不断繁衍出更多分支。

“认知图像学”是图像学出现认知转向后的产物, 是一个于大多数学者而言都较为陌生的概念范畴和研究领域, 作者在书中细致梳理和介绍了认知图像学的理论内涵与关键概念。具体而言, 作者以伊安·维斯特根(Ian Verstegen)的认知图像学理论为主线, 从“认知图像学的生理和心理维度”“认知图像学的社会文化维度”和“图像生产模式”的角度来考察维斯特根认知图像学的内涵。认知图像学的理论基础源于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格式塔心理学, 但作者认为阿恩海姆关注到作品的象征意义, 却忽视了作者的作用以及作品中的社会文化元素。维斯特根对阿恩海姆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 旨在通过认知图像把生物层的阐释与社会文化层的阐释结合起来, 以区分认知图像学的生理心理之维和社会文化之维。基于这样的理念, 作者先是通过论述视觉认知的优先性区分了认知图像学在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不同功能, 继而在考察视觉观看的原始状态和认知的社会之维的基础上, 揭示认知图像学的社会文化功用。需要指出的是, 维斯特根的认知图像学主要建立在两种图像生产模式之上——转录和虚构。作者就认知图像学理论在这两种模式中的运用展开讨论, 尤其是详述了图像转录的三大重要特征——存在性、空间性和地点特异性。

作者将“认知艺术心理学”纳入认知艺术学的体系, 原因在于它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认知综合观”(cognitive integration)、“认知灵活观”(cognitive flexible theory)、“认知想象力”(cognitive imagination)等概念, 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把握审美特性和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认知艺术心理学其实是传统的艺术心理学受当代认知科学和认知文化研究的影响后衍生出来的, 但在国内学界尚未有“认知艺术心理学”一说。从这个角度看, 《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独辟一章来介绍认知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内涵与关键概念, 这本身就是一大亮点, 让相关学者对认知艺术心理学这一领域和艺术心理学的认知批评范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梳理认知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内涵与关键概念时, 作者基于阿瑟·D. 艾夫兰(Arthur D. Efland)针对艺术审美认知功能的研究, 从“认知综合观”“认知灵活观”和“认知想象力”的角度评述了艾夫兰的艺术教育思想。首先是认知艺术心理学的认知综合观, 作者不仅阐释了艾夫兰认知综合观产生的语境, 还介绍了艾夫兰针对艺术课程提出的“格状喻”(lattice metaphor)艺术认知模型。在作者看来, “艺术认知综合观对‘符

号-处理观’和社会文化视角进行了综合,试图在情感认知和抽象思维之间找到解决的路径”(支宇等,2023,p.210)。其次是认知灵活观,作者先从认知迁移的角度出发,探究知识如何与现实的存在发生关系,学习者如何通过把握认知灵活迈入新的学习境界;接着探讨学习者如何反抗简化偏见,并在克服这一问题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和鉴赏灵感,以及人与知识、人与社会、不同学科之间是如何建立完美的睦邻关系的。作者认为“认知灵活性的重要性在于提升和迁移认知能力,帮助学习者在艺术中找到真正的理解途径,期许的是更复杂和多姿多彩的艺术体验和认知方式”(支宇等,2023,p.210)。最后是认知想象力,作者从作为认知潜能的艺术想象力和艾夫兰对隐喻与艺术思维关系的论述出发,指出个体在创造意象上的能力,是个体通过艺术寻找自我、把握自我继而锻造自我的解决方案。总之,“想象力的认知潜能则让认知艺术心理学理论看到了客观实际与情感想象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支宇等,2023,p.210)。

该书还将“认知神经美学”纳入认知艺术学的范畴,基于“神经美学之父”塞米尔·泽基(Semir Zeki)提出的两个相互支撑的学术观点,对认知神经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关键概念予以观照:一是泽基通过“视觉模组”和“审美专化”概念,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重审视觉艺术的审美经验;二是泽基从神经美学角度对视觉艺术中恒常性问题的思考,涉及情境恒常性和暗示恒常性。针对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泽基的研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重释了视觉艺术审美经验的生物学基础,同时更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意义层面对传统美学体系的研究进路进行了补充,其神经美学思想立足于其大脑中心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角度,超越了传统美学中以哲学思辨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为艺术研究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进路”(支宇等,2023,p.268)。在第二个问题上,作者指出,情境恒常性“在艺术作品中体现为能够表现某个情境与其他类似情境的共同特质,使得观者能够快速对此情境加以归类”;暗示恒常性则“表现为‘未完成’的艺术状态,进而使得观者大脑能够对艺术作品迸发出多种意义阐释”(支宇等,2023,p.269)。

“认知神经艺术史”是一个于国内学者而言较为陌生的学术概念和研究领域,作者认为在建构认知艺术学的理论范式与话语谱系时,应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著作的最后一章介绍了认知神经艺术史,具体而言,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认知神经艺术史”的理论内涵与关键概念:认知神经艺术史的学科背景与理论缘起、认知神经艺术史的脑科学基础与实验技术手段、认知神经艺术史理论范式的方法论特征与学术价值。通过梳理众多学者联系

大脑的生理功能来讨论艺术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认知神经艺术史的学科缘起与当代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迅猛发展紧密相关，它不仅为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新艺术理论找到了神经科学支撑，还开创了当代艺术史研究的神经科学范式。具体到脑科学基础与实验技术手段上，认知神经艺术史不仅以镜像神经元、专属脑区、奖励系统、神经可塑性等神经生物机制与原理作为理论基础，而且倡导通过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实验技术来对审美体验进行实证性研究。认知神经艺术史常用的实验技术手段主要有三种：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MEG（脑磁图）、EEG（脑电图）。三者各有优缺点。认知神经艺术史理论范式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特征：科学实证性、具身性、无意识性。它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为有效地丰富了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为艺术史研究找到了一条更富有科学实证精神的神经生物学路径，更在于它把艺术家、作品、艺术语言、世界等艺术因素通过神经及其可塑性勾连起来，将艺术史的发生与演进置于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基础上。

三、“认知艺术学”的话语实践与批评锋芒

在当前认知科学对众多学科造成冲击和形成挑战的背景下，刘晓力等人（2020，p. 20）就反复强调国内学者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基于认知科学进行中华文化的比较研究：“如果能将哲学的前沿问题意识及批判性思维与认知科学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通过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研究，聚焦不同语境的特殊问题，中国哲学家不仅能够产出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原发性成果，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学科建制化的逐渐成熟，也将在人类心智和认知本质的真理探索中，创造出与世界各民族共享并促进理解的新知识和新思想，真正为人类未来的世界难题寻求解决之道，贡献中国智慧。”同样的，作为跨文化中西比较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比较艺术学也迫切需要借助认知科学与认知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来实现“认知升级”和“认知拓展”，而充分汲取认知诗学、认知美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资源的认知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认知艺术学导论》的个案批评部分，作者就通过对西方认知艺术学与美学的中国化处理与运用，基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创造性地将西方当代认知科学与认知美学的前沿理论、学术成果与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实践相结合，极大地彰显了认知艺术学研究的民族性，即中国特色。

以广义认知诗学的批评实践为例，在彰显认知艺术学民族性的过程中，

作者特意将中国当代著名版画艺术家陈绮与当代艺术家陈淑霞的艺术作品纳入考察范畴,一方面是因为陈绮和陈淑霞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人物;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绮的版画艺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审美感知与生产机制的具身性转向,陈淑霞的绘画作品则是数字时代中极具当代价值的具身艺术。正如现象学哲学与当代认知科学揭示的那样,感性配享和具身心智是不会被规范化和秩序化的,它们归属于每一个不可被重复的“存在”“生存”与“生命”本身,这就像陈绮在版画画面上留下的印痕一样,时刻处于有与无、永恒与瞬间、凝固与流动之间。而在视觉机器泛滥的数字时代,由于陈淑霞的绘画艺术体现了对强势文化的疏离与警惕,研究她的作品不仅是“边际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审美知觉从具身认知走向嵌入认知的必然要求。

通读全书,笔者发现作者在从事认知图像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中,完全从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切入,身体力行地推动西方认知图像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同广义认知诗学批评实践一样,作者依然聚焦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是方力钧,他以独特的视觉叙事与空间句法直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在观看方式、视觉机制乃至审美趣味整体上的创造性变革与转型;二是罗中立,他的乡土艺术深度刻画了中国西部大巴山山区乡土生活独特的地方经验,这些乡土图像呈现出的多层面地方经验蕴含着20世纪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认同意识。在方力钧的众多艺术语汇中,“光头”和“水”是人们最常讨论的,但在作者看来,最适用于将方力钧的作品还原为一种视觉艺术来进行内部研究的楔子或母题的则是/云/^①。正如法国当代视觉理论家与艺术史家于贝尔·达米施(Hubert Damisch)指出的那样,“透视体系的理论原则上是排除云层的表现,但是绘画创作并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准则的运用”(2014, p. 144)。达米施的理论为探究方力钧艺术的空间句法及其在中国当代艺术空间变革与视觉转型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提供借鉴,正因如此,作者将方力钧的作品称为/云/的作品,并将/云/的形态学作为研究的起点。至于将罗中立的乡土艺术空间叙事与地方图像纳入考察范畴,是因为罗中立的艺术作品表征着现代中国在区域分化、边疆地理、国家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关系,他四十余年来乡土艺术的空间叙事与地方经验重新

^① “云”字两旁之所以有两道斜线,是因为它代表了“能指”的位置;当“云”作为所指时,则加引号;当谈到“云”的外延时,就给它加上着重号。因此,/云/在达米施眼里首先是一个符号学能指概念,然后才涉及与它关联在一起的那个“云”的理性意义(所指)和一切与它具有像似性图像关系的自然现象(外延)。

定义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恋地情绪”，其艺术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值得深入思考与发掘。

在认知艺术心理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因中国当代著名雕塑家傅中望的作品通过一系列“具身之物”集中而深刻地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独特的身体经验、生存感觉与精神状况，故作者将傅中望的雕塑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他作品中的身体经验与时间意识。纵观傅中望的雕塑生涯，他的艺术最经常处理的是“物”，他最擅长与之打交道的也是“物”。不过他眼中、手中、胸中之“物”并非自然之物，而是饱含着艺术家个人身体经验、情感倾向、人生感悟、社会思想、历史进程等要素的复杂之物。当代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坦言：“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它经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各种需要、种种习惯、种种兴趣、种种愉悦，还塑造着那些目标和手段赖以实现的各种能力。所有这些，又决定了我们选择不同目标和不同方式。当然，这也包括塑造我们的精神生活。”（2011，p. 13）正如舒斯特曼所言，若从具身性的角度看傅中望的雕塑艺术，可以发现，傅中望雕塑中的身体经验、身体意识与我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与此同时，傅中望雕塑在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与阐释。除傅中望的雕塑外，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沈勤的水墨作品也是作者在将认知艺术心理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聚焦的研究对象。究其原因，“通过对形形色色‘透明性书写’的反抗，沈勤的创作将各种各样的水墨从‘不可见性’状态中拯救出来，让水墨回到自身，以‘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再受程式化知觉、再现客观真实事物或传递形上理念的目的论要求与指令，最终让水墨从‘透明性’的视觉工具变成‘不透明的’，具有自己含混性、肉身性的‘可见的’视觉之物”（支宇等，2023，p. 226）。可以说，正是因为对艺术透明性书写与可控制因素的反抗，沈勤“可见的水墨”才显得幽深、辽远且意味无穷。

若将认知神经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当代艺术阐释中，批评家往往可以从全新的视角解读相关艺术作品。由于中国当代美术家黄润生在绘画时既没有使用平板电脑等电子数码设备，也没有直接采用摄影和其他现成图像来创作后现代性拼贴作品，而是坚守架上绘画的手工性与具身感，作者认为他的绘画作品是对知觉的延展和对视觉想象力的捍卫，可以用认知神经美学理论加以阐释。具体而言，通过探索具象绘画的语言可能性，尤其是从架上绘画获得手感、具身性和视觉想象力，黄润生旨在追求知觉与心智上的自由、愉

悦与成就感，这也是他的“后乡土绘画”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的启发性意义与价值。当代心智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2021，p. 1）曾说：“我不是科学家，我是哲学家。我们哲学家更擅长于问而不是答。”同样的，黄润生是艺术家，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科学家。较之哲学家，艺术家更擅长呈现而不是提问。作为艺术家，黄润生呈现最多的无疑是数字虚拟时代架上绘画面临的危机，以及他对流行图像及其固化知觉压力的回应。上文提到陈绮的版画可以作为广义认知诗学批评实践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他的版画还可以被用于认知神经美学的批评实践。在认知文化研究理论看来，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类心智活动得以发生，一方面是基于身体感官的感觉和知觉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某一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制约与影响。陈绮在版画艺术创作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认知框架，不断以“延展认知”来挖掘自己实验性版画的更多可能性与奥秘。

英国著名汉学家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一生都致力研究和传播中国艺术，他将中国艺术作为一种“方法”来探讨不同于西方传统观看的“东方的目光”，也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具身观看”。正因如此，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被作者置于西方视觉艺术研究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因为只有联系世界艺术史关于“视觉现代性”的反思与重建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他的学术价值才能被真正揭示。这也是作者将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纳入认知神经艺术史批评实践的重要原因。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特别重视对西方传统非具身性模式化观看的反思，这种不同于西方再现性透视观的“东方的目光”的回归，早已作为一种艺术史叙事的话语形态，凝结在苏立文等域外中国艺术史学者的学术研究文本中。

四、余论：“认知艺术学”作为中国话语

《认知艺术学导论》一书基于西方“广义认知诗学”“认知图像学”“认知艺术心理学”“认知神经美学”和“认知神经艺术史”这五个领域的理论话语体系，在系统和全面梳理这些领域内术语概念和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中的核心与精髓用于研究中国的当代艺术，见证了各领域的认知理论（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诗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作者在理论援引上的“洋为中用”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书的理论言说和批评阐释洋洋洒洒，共计约34万字，算得上是一部兼具厚度与深度的艺术学批评佳作。读者或许会问，该书真如主标题“认知艺术学导论”中的“导论”

一词所示，仅仅是一次引导性的讨论或一本教科书吗？

笔者认为不然，全书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不同于其他艺术学研究的特性和学理性。一方面，《认知艺术学导论》以问题为导向，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具体而言，“具身认知”是作者在从事认知艺术学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全书在理论架构和实践操作时都以“具身认知”概念为导向。另一方面，《认知艺术学导论》虽吸收和汲取的是西方文艺理论，但作者始终坚守自己作为中国学者的立场，灵活地对西方认知艺术学与美学进行中国化处理与运用，为中国艺术学甚至认知诗学的建构做出了大胆且有效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学在世界艺术学领域内长期失语的状态。如此看来，《认知艺术学导论》最具开创性的价值在于，首创性地将西方当代认知科学与认知美学的前沿理论、学术成果与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实践相结合，通过对西方认知艺术学与美学的中国化处理与运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得以借助审美的“具身性转向”话题来恢复、重建继而激活“身体维度”与“身体话语”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写作与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简言之，《认知艺术学导论》之于艺术学学科的最大贡献就是，作者基于“具身认知”的概念努力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与话语范式——认知艺术学。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认知艺术学仍处于深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待进一步完善。认知艺术学将以完全开放的姿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为国际艺术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 达米施，于贝尔（2014）. 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董强，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 丹尼特，丹尼尔（2021）. 丹尼尔·丹尼特讲心智（刘红江，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刘晓力，等（2020）. 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 北京：科学出版社.
- 舒斯特曼，理查德（2011）.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熊沐清（2019）. 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评述. 载于李维屏（主编）.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31），295-31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支宇，等（2023）. 认知艺术学导论：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Zunshine, L. (2015).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Lisa Zunsh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符号与传媒 (30)

作者简介:

宋杰, 博士,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校聘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认知诗学和认知叙事学。

Author:

Song Jie,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cognitive poetics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

Email: zjuersongjie@126.com